向上发展的都市博物文化

——“艺术与科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 本报记者　施晓琴

7月17日至10月21日，由上海科技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联合推出的“世纪典藏——上海博物溯源”特展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展出。该展集中三馆优势资源，展出了原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旧藏的自然史和人类学、考古学、艺术类藏品及相关展品共百余件，将科学、文化、艺术和历史相融合，探寻中国博物馆的早期发展，挖掘上海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展览开幕同时，配合展览举办了“艺术与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到来自国内外各地的博物馆馆长、策展人以及专家学者围绕“都会里的博物精神”这一主题，聚焦“中国博物馆的早期历史”“博物学家与博物馆收藏”“博物精神与城市文化”三大论题展开研讨，介绍相关领域最新研究成果，探讨当代都市文化中博物馆的重要地位，重新审视艺术与科学相交相融、互为影响的关系，促进中西博物馆的交流和共同发展。

艺术科学深度融合势不可挡

谈及研讨会的初衷，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说道：“上海博物馆是一座享誉世界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上海科技馆是深受国内外公众欢迎的科普乐园，我们希望依托两馆收藏，通过业内专家的深度解读与讨论，共同探寻博物之源和蕴含在藏品里的艺术与科学之魂，进而引发对博物馆与城市精神塑造、与都会文化发展轨迹之间关联的思考。”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两者相互依存，互为因果。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干频表示，科学发现往往带来艺术的进步与升华，科技进步则需要艺术表现，这样深奥的科学技术才能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接受。他认为，在科学普及工作中我们更需要将艺术与科技完美结合。“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不仅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而且给艺术带来了新的生命，艺术发展大踏步进入了技术春天。目前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正全力打造四大品牌，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推进科技艺术的融合发展，打造出更多海派特色，做出彰显内涵、价值丰富的品牌，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美国纽约犹太博物馆信息部主任费佳佳认为，在21世纪，博物馆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它不仅成为了一种社区空间——例如像咖啡馆和餐厅一样提供讲座、课程和社交活动，而且还成为了进行在线互动和动态对话的场所，并以全天候社交媒体消息的形式与公众进行对话。但是，这也给她的工作带来了一些问题与思考，如：互联网的发展使我们能够前所未有地便捷接触到各类艺术和信息，那为什么还要亲自去参观博物馆？一个来自完全不同时空的藏品和“我”有什么关系等。

上海科技馆馆长王小明的发言似乎可以解答费佳佳的第一个问题。他以上海科技馆为例，通过优质展览与教育项目，从场景、跨界的融合展现艺术家和科学家对于“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到哪里去？”这三个终极命题进行探索，他说：“观众们在博物馆里享受生活，体验知识的无穷魅力。科学与艺术一定会在山顶会合。教育已经成为科技馆的首要功能，教育形式也从帮助公众理解科学发展为促进公众参与科学，而科学与艺术的创新融合是吸引公众参与科学、展现自我的很好的切入点。”王小明认为，在“互联网+”的新时代，科技馆应当打破界限，与新技术、新媒体深度融合，充分展示富有活力、能激发想象力的场馆展陈文化，体现科学与人文、艺术的结合，提高科学之美的传播效果和公众科学素养，使公众在科技馆中拥有更佳的体验。

博物馆印证
都会文化发展轨迹

博物馆是保存和再现人类文明记忆的重要机构，它的故事可以追溯至遥远的古希腊。在中国，博物馆在西方博物学概念传入和古代博物知识的共同作用下发生发展。杨志刚在演讲中追溯了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发生、发展，指出上海的震旦博物院、上海博物院（即亚洲文会博物院）和江苏的南通博物苑是中国最早博物馆的实体。

亚洲文会博物院（1864-1954），又称“上海博物院”，是近代寓沪外侨创办的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文会博物院是近代中国境内存续时间最长、藏品颇丰、与世界交往最密切，举办科学艺术活动最为多样的博物馆。它向社会免费开放，举办中国博物学讲座、中国绘画及艺术品展览等活动。中原工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王毅通过回顾该博物院之历史，梳理其举办的科学与艺术活动后提出，亚洲文会博物院自身是一个重要文化空间，更是近代上海的文化地标。它是沟通中外的文化桥梁，它向中国传播了博物学知识和公共文化观念，向西方传递了中国的自然历史与文化遗存信息，塑造了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东方大国形象。而南通博物苑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张謇于1905年创办，他从理论上对博物馆的性质、职能及具体的作业、管理等多方面进行阐述，从而为中国博物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通博物苑苑长杜嘉乐表示，南通博物苑被公认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祥地，它盛衰变化的曲折历程正是中国博物馆近百年历史的缩影。

北疆博物院是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也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为数不多的一座原址、原建筑、原展柜、原藏品、原图书资料、原研究成果完好保存至今的自然类博物馆，是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史上的一座“活化石”。天津自然博物馆馆长张彩欣介绍，北疆博物院的创始人是法国神甫、博物学家桑志华。1914年，桑志华以天津为大本营，在中国华北、东北、西北等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历时25年，行程约5万公里，采集发掘大量地质、古生物、动物、植物标本和古人类、历史民俗等文物，并创建北疆博物院，他走时留下20余万件藏品。早在上世纪30年代，北疆博物院就享誉世界，被称为世界“第一流的博物馆”。她说：“在华期间，桑志华邀请诸多国外科学家来北疆博物院从事标本的鉴定、整理和研究工作。这些标本的采集、收藏、展示、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时至今日，北疆博物院依然是中西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

博物馆参与塑造城市精神

西方近代博物馆的创建即起源于文艺复兴背景下的人类对自身及生存环境的探索、认知需要。在研讨会中大家提到的博物精神，也体现了博物馆与城市的密切联系。当下，博物馆承载的文化要素成为构成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们与博物馆互动的增加，博物馆逐渐成为塑造城市气质，引领社会风尚的重要文化载体。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认为，博物馆是滋养城市文化内涵的重要容器。他说：“博物馆是一个国家或城市文化发展程度的标志，是城市文化的符号，是文化记忆的收藏场所，它是对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文化记忆的传承。”他也提出，应当将博物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此全面提升城市居民人文素养。

美国布朗大学John Nicholas Brown公共人文与文化遗产中心主任苏珊·斯姆廉通过对中国的都市博物馆调研发现，中国的年轻人喜欢去博物馆，而美国的博物馆馆长们却常常担心吸引不到年轻访客。她发现，上海的年轻人喜欢新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和艺术空间，如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等，这些博物馆向观众展示全球视野，通过艺术形式和社交媒体提供交互，并一直在思考融合文化和消费的新方式。“他们以适用微信和照片墙Instagram等交互式展览、精心设计的开幕派对、受西方影响的艺术内容为特色，吸引年轻的上海居民。这为美国的博物馆生动展示了可以学习的模式。”苏珊·斯姆廉说。

现在，参观博物馆也成为城市文化中的热门活动之一。泰国国家科学博物馆副馆长阿菲亚·哈撒亚太认为，考虑到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博物馆需要制定新的战略，以增加公众对博物馆服务的无障碍性。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确保博物馆精神嵌入到针对公众的所有服务中。她说：“因为博物馆精神是人们在离开之后依然可随身携带的、并可能对他们思想发生改变的‘东西’。因此，博物馆与其参观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将博物馆精神与城市文化成功结合的关键。”

策展人语

交流应始于多重思想的对话

■ 魏祥奇

首届平遥国际雕塑节国际对话部分中国雕塑、装置和影像艺术单元，试图向我们展现的是接受西方艺术语言和观念影响的中国艺术家，在近十年来创作方面所展现出的精神面貌。通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前辈艺术家和青年艺术家在创作观念上的分野十分清晰：前者的作品都更强调主体性的存在，强调意义和价值，融入了更为系统的哲学性思考，充满了生命意识的自觉和人文精神；而后者则呈现出非历史性、去主体性的特征，甚至可以称之为纯形式的探索。毋庸置疑，这些艺术家都属于国际艺术家，因为他们审视自己的作品时从来不只放在中国文化的层面，而是站在全人类文化、思想和历史的层面。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尽管我们会在一些作品中看到中国文化的元素，但艺术家仅仅是用母体文化得来的观念和经验，参与世界当代艺术面临的问题。

同床异梦（综合材料）361×254.5×224.5厘米
2018年　宋冬

在与国际部分的策展人劳伦佐·贝内德蒂的交流中，他就主要谈到艺术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纽带，在雕塑艺术中交织着各种复杂的经验，既有全球化的框架，又有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延伸。概而论之，雕塑就像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应该是一种能够展开开放式对话的语言。就像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同样也共生了与全球化对抗的思想经验一样，中国的艺术家始终在思考自身的文化身份问题，反思后殖民理论的问题。徐冰、展望、张羽、邵帆、尹朝阳的创作，都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空间中获得滋养，这些作品构建了一幅桃花源式的精神图景，其内在丰富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展现了中国当代艺术中最动人的文化史形态。如果说展览中徐冰、展望、张羽、邵帆、尹朝阳的作品遥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和思想的根脉，那么宋冬、向阳的作品则更多接应的是现实生活的温情。相较而言，宋冬、向阳的创作更注重把握作品中人的存在和情感体验，他们使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过的门窗、衣柜等物料制作作品，展现出一种截然不同于文化精英范式的创作观念。

多年来，宋冬始终致力于深耕和开掘，意将日常生活中的旧物或废弃物转化为艺术——他的创作意识中使平常之物拥有了尊严，被审视和赞美。向阳亦使用类近的现成物创作，如果说他的“意园”系列还是在回望中国文化的形意，那么从“非常建筑”系列到《可到达的彼岸》则是更进一步，思考的是自我与精神空间的并置。他在用自己的身体和情感记忆，去体察自我内在生命意志的维度。宋冬、向阳的创作中有着理性主义的手工劳作，但触及其创作灵感的核心，仍是得益于他们对日常生活和情感的细腻感知。隋建国也在思考生命与存在的问题，他试图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个人性干扰作品生成的过程，使物不再是人性化的物，而是物自体。他认为只有让雕塑回到最原初的状态，重新生长，自己的内心深处才能够真正感受到自由。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多可以看到艺术家的身体与雕塑、装置和影像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非常重要，尤其是宋冬、向阳的作品在每一次展览时都需要重新拆解和安装，不同工种的多位劳动者分工协作，共同参与进来，完成作品从一个场馆到另外一个场馆，从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旅行。所有的触摸都让这件作品融入了更多人的记忆，这件作品也承载着所有的历史记忆，尽管这些都是无痕的。但也正是基于这些参与合作，作品在公共艺术项目的层面上有了更深的含义：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更是情感的交流和分享。我相信这种交流和分享是有温度的。艺术家内在的生命意志被隐藏在艺术创作的观念、语言和形式之下，但当艺术被视为一种能量，思想的能量、情感的能量时，其个体的生命意志也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沉积和释放。就像博伊斯所说：“雕塑始于思想，如果思想虚假，观念就是坏的，雕塑也就是坏的。雕塑的观念和形式是同一的。”就像此次展览中宋冬、向阳等参展艺术家的作品一样，他们都在积极展开对话，他们的作品中无不呈现了对当代人精神生活的介入。瑞银艺术论坛总监卡罗莉娜·杰弗蒂也认为，在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中看到了令人振奋的力量感，是一种强烈的文化性的内在生命力。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首届平遥国际雕塑节“国内外艺术对话”单元策展人之一。）

经典重拾

丢勒《1498年自画像》

■ 周洋

阿尔布雷特·丢勒不仅是德国艺术史上伟大的人物，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的艺术探索影响了同代及后代的众多艺术家。丢勒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木刻版画、油画及素描作品，同时他也是第一位独立为自己画像的北欧艺术家，因此享有“自画像之父”的美誉。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过他，并把他和达·芬奇视为是“需要巨人的时代”所产生的巨人。

1471年丢勒出生于纽伦堡的一个金饰工匠家庭，祖辈父辈都是传统的手工金匠，受家庭的影响，丢勒幼年就已经掌握了一些金饰刻画的笔法技巧，这对他后来的绘画帮助很大。但那种中世纪手工艺者学徒式的教育方式并不能满足丢勒强烈的求知欲望，为了掌握更多技能，他离开了家乡纽伦堡，游历其他城市及邻近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丢勒接触到了人文主义哲学思潮与古典建筑学，他曾几次到意大利和弗兰德斯进行学习和交流，这些地方的艺术氛围、创作思想以及艺术家受关注的程度都给他以很深的触动。

创作于1498年的自画像（现藏于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作为他早期的许多自画像之一，从画面造型样式和用色特点来看，可谓是他最早展露才华的一幅。在这幅自画像上，丢勒精心刻画了面容和衣饰的细部，人物形象逼真而传神，既证明他有将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加以再现的非凡才气，也反映了他个人的信念：“越是能够正确地将现实表现出来，作品就越显得精彩。”作品中，丢勒内着白色百褶并饰有金色花边的衣服；外穿白底黑边的紧袖外套；左肩披着一个褐色的斗篷，编织的缎带将斗篷与另一侧外套连接起来，这既丰富了画面的视觉层次感，同时也增添了画面的张力；双手戴着白色手套交叉握着平放于胸前；头上所戴的黑白条纹相间的帽子与外套的纹饰也形成呼应。丢勒用精细的素描手法来表现眼睛的润泽灵动；用贴近轮廓线的造型阴影来增添人物的立体感；用稀疏淡褐色的胡须、波浪式的披肩卷发来烘托人物的形象气质。身后的窗外，细致地刻画了蜿蜒的河流、草木和山川，这也许是他想借此暗示自己的意大利之旅以及他并不是一位小地方的画匠，而是一个有着丰富阅历的艺术家。德国艺术家很少表现人的肉体美，因为他们不像意大利人那样接受过古希腊罗马雕像的人体美的启迪，德国艺术一般重在表现精神气质，也许这正是日耳曼民族性格的一种绘画体现。丢勒的许多作品，尤其是那些版画作品哲理性往往更强些。

1498年自画像（油画）52×41厘米　1498年
阿尔布雷特·丢勒　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藏

画面的中下部，有丢勒对这幅作品的题词：这是在我26岁时，我根据我的形象来画的这幅画。画面的题词和其后的署名表现了画家非凡的自信。此时的他已经结婚，拥有了自己的画室，并接到了第一批重要的肖像画人物创作，也使得他很快从一个不怎么知名的德国画家成为了拥有很高名望的欧洲画师。

画面中他坚定的表情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这是丢勒第一次在自画像中摆出非常正式的姿势，压制了他在埃尔兰根、利沃夫以及巴黎自画像当中都非常突出的、毫无顾忌的自我展现因素，转而强调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庄严。他热爱自己的绘画职业并引以为荣，希望自己国家的艺术家们能够拥有如意大利艺术家同样的社会地位。据同时代人著文回忆丢勒的长相时写道：“他有一张表情生动的脸，一对明亮的眼睛，长着希腊人称之为四角形的鼻子，长长的脖子，宽阔的胸脯，束紧了腰的腹部，大腿的肌肉十分发达，小腿也结实匀称，样子文质彬彬。他那俏皮的言谈举止更令人陶醉，以致听众都觉得再也没有比他结束讲话时更令人惆怅的事了。他几乎通晓天文地理、哲学美学，不仅懂得，还会口述出来。”这种美誉即便有几分夸张，也足以说明丢勒这位天才在同代人心目中的形象。现在我们来观赏这一幅自画像，也许可以从中悟出上述形容词中某些可信的成分。

绘画是艺术家内在精神外化的结果。欣赏丢勒的《1498年自画像》，仿佛始终能感受到一种虔诚的宗教精神，一种平静和谐，又略带忧愁的神秘美感。丢勒将他的自画像里注入了自己的灵魂与力量，透过人物的眼睛我们能看到丢勒的本心与向往。总之，丢勒创作的一系列自画像与其说是画家的肖像画，不如说是画家形象的自传，他以自己的方式向观众呈现了他的艺术追求与精神理念。正如他曾经表达过的一个愿望那样：“希望自己点燃的微光能够逐渐照亮全世界。”他所留下的艺术作品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愈发灿烂，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为了艺术而努力探索的人们。

信息速递

《姑苏繁华录》书籍获NYTDC全场大奖

本报讯　日前，由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策划、编纂、组织出版的《姑苏繁华录——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特展作品集》获得NYTDC（纽约字体艺术指导俱乐部）第64届字体设计奖的全场大奖。这是《姑苏繁华录——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特展作品集》继获得2017年度“中国最美的书”后，赢得的第三个国际知名奖项。

据悉，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整合多方学术机构和专家精心编纂并组织国内最好的策划设计出版团队，秉持“用当代的语言把中国传统文化传递出去”的设计理念，历时两年多推出了《姑苏繁华录》。该书收录了国内外学者对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学术探讨及200余幅经典画作，用图像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更加直观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发展历程及其精华部分，并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徽羽）